

川上流云

中国文化名人琐记

张建智 著



王世襄·木心·朱新夏·黄裳·陈梦家·巴金·朱维铮·陆心源·吴藕汀·梁宗岱·
关露·鲁迅·陆文夫·陈乐民·舒芜·郑超麟·何满子·沈家本·徐迟·南怀瑾·
章克标·邓云乡·谢蔚明·芮沐·胡河清·周越然·吴凯声·卢芹斋·俞平伯·金隄·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川上流云

中国文化名人琐记

张建智 著

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川上流云：中国文化名人琐记/张建智著. —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6.6

ISBN 978-7-218-10642-7

I. ①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1378号

CHUAN SHANG LIU YUN ZHONG GUO WEN HUA MING REN SUO JI

川上流云：中国文化名人琐记

张建智 著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曾莹

责任编辑：黄洁华 梁晖

装帧设计：林小玲

责任技编：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（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
电话：(020) 83798714（总编室）

传真：(020) 83780199

网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：恒美印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张：8 字数：175千

版次：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(020) 83795240

序

我与建智相识于20世纪初，其时湖州举办首届“笔墨江南”艺术节，细雨迷蒙，春寒料峭，然而却更能体现烟雨江南的神韵。

他虽然是市府外事部门的文职人员，公务很忙，经常要出差于海内外各地，但却能在公余笔耕不辍，逐年都有佳作问世，题材之广，知人阅世之深，乃至文字隽永，都能赢得众多读者沉迷。

建智尤其善于随笔，信手拈来，自得其乐，而言志寓意若隐若现，更加耐人阅读。《川上流云——中国文化名人琐记》（以下简称《川上流云》）是他即将出版的散文结集，共收入对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名人的纪念文章30篇。我逐篇阅读以后，有两个印象特别深刻，一是其阅读数量之大，一是其乡土情结之深。

先言阅读数量之大。30篇文章，虽然大多短小精悍，但知识信息涵蕴极为丰富，对于其人其事，来龙去脉，均有系统梳理。有些人是作者早有专著问世者，如张静江、王世襄等，写来自然是厚积薄发，举重若轻。即以他人相关论著已多者，如鲁迅、巴金、陈梦家、陆文夫等，亦能择新视角、新视野，不落前人窠臼，必须熟读深究始能如此从容书写。正如近代大藏书家周越然的一本书名《书书书》那样，建智本人也是一位大书迷，阅书、淘书、藏书、印书，朝夕以书为伴，以书为乐，虽茶余饭后，旅游途中，亦多以议论各大藏书楼为赏心乐事。因此，《川上流云》似可作为近代中国藏书史与阅读史供人们参考。

再言乡土情结之深。建智是土生土长的南浔文士，因此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大多属于浙籍、湖籍，特别是南浔本地的文化乡贤，从陆心源、王世襄、吴藕汀、沈家本，直到周越然、卢芹斋、徐迟、金隄，都是江南水乡孕育成长的灵性

才俊。建智与这些前辈大家多数曾经接触，有些还成为忘年之交，以文会友，以书结缘，情深意挚，终生不渝。因此，《川上流云》书写这些人物，形象丰满，性格突出，常常于细微处显其精神，寥寥数笔，惟妙惟肖。建智不仅善于写人，而且善于写景，特别是写这些人物的栖息处所，更增加这些短文的真切感与亲和气氛。正是这样浓郁的乡土情结，更使我对《川上流云》反复赏析流连忘返。

我的祖籍是湖州荻港，原属菱湖区菱湖镇，后因菱湖区撤销，改隶南浔区和孚镇，与建智成为更为亲近的小同乡。加以书中有若干人物也是我曾结识的师友，如徐迟即占较多篇幅。除建智自己所写的《徐迟：词客哀时未返家》外，还附录了我的《忆徐迟》、白桦的《枯叶蝶》和李牧的《徐迟谈话录》。徐迟新中国成立后落脚于武汉，与我相知较深，白桦也曾在我任校长时来华中师院做过大型演讲，李牧虽然未曾结识，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乃是徐迟比较信任的密友。我们分散在各地，处境也各不相同，但却在徐迟死因上发表了相近相通的见解。正如建智在列举各种死因之后结语所说：“我想，此题也许太深太玄。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言人人殊，人生也只能任由自己去选择了。”择生即包括择死，择死不一定就是消极，或许正是一种对社会的抗议或更高一层的超越。仅仅“孤独感”或“黄昏恋”就足以构成徐迟这样伟大作家的死因吗？我们不约而同地都不以为然。

正是徐迟的《江南小镇》驱使我回归荻港寻根，而建智则是最先理解我并且热情接纳我的南浔乡亲。天寒思滞，乡思缠绵，谨书此短文聊以为序。

章开沅于桂子山实斋
岁在甲午，年方二八

目录 Contents

- 王世襄 斯人已去成绝响 / 1
- 木心 一个回归中国文化的智者 / 6
- 朱新夏 花落春仍在 / 12
- 黄裳 一段永念的往事 / 18
- 陈梦家 与赵萝蕤的一段姻缘 / 27
- 巴金 从故居所想到的 / 36
- 朱维铮 百年思索 / 46
- 陆心源 甬宋楼的藏书 / 53
- 吴藕汀 最后的词人与文人画家 / 61
- 梁宗岱 完成感恩的《晚祷》 / 70
- 关露 千古情人我独痴 / 81
- 鲁迅 1932年的事 / 86
- 陆文夫 一个作家与美食家的片谈 / 93
- 陈乐民 千古文章未尽才 / 101
- 舒芜 却想当年似隔生 / 110
- 郑超麟 中国最后一个“托派” / 117
- 何满子 从《五杂俎》说起 / 128
- 沈象本 清末一位法律改革家 / 133

- 徐迟 词客哀时未返家 / 143
- 南怀瑾 只合穿云放眼看 / 173
- 章克标 一个曾惹怒鲁迅的人 / 177
- 邵云乡 布被秋霄梦觉 / 184
- 谢蔚明 一位报人与《文汇报》 / 193
- 芮沐 北大的法学家 / 201
- 胡河清 除却巫山不是云 / 209
- 周越然 近代一位藏书家 / 215
- 吴凯声 一位民国大律师 / 224
- 卢芹斋 世界顶级古董商 / 231
- 俞平伯 从《明定陵行》说起 / 238
- 金陵 与《尤利西斯》结缘的人 / 244

王世襄 斯人已去成绝响

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。



作者与王世襄先生（右）在一起

11月29日，晚6时22分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一看是北京董秀玉先生来电，她告知一个噩耗：“王老于昨天清晨谢世！”这突来的讯息，虽是意料中事，但是还让人感到不能接受，我总感到以他老之体格，尚能挺过这一劫。但，不争的事实终在网上读到，中央文史馆于讣文中说：“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著名文物专家、学者、文物鉴赏家、收藏家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5岁。王世襄先生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。”当读完这突来的讣告，我未能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；真的，当董先生发来快讯的那晚，于脑海中映射出的，依然是王老一年多前神清气爽、谈锋甚健的话语与印象，想起2008年4月，他还能在他家附近使馆区一家专门供外宾宴饮的“义和雅居”菜馆请客。他坐轮椅下电梯与我们大家同去用餐。到那里他拿出早已亲笔写好的餐单。席间，作为一位写过许多美食妙文的王老，说了许多有关美食的妙语，那日，他特别神采奕奕，我似乎从未看到他如此的高兴。那气昂昂的样子，至今拂之不去。记得去年冬天，我还特地前往北京朝阳区中医院看望他，他似有很多话要说……啊，恍如隔世，人间仅瞬间变化，王老却作古而去，实让人不能接受，他，王老，真离我们而去了吗？

缘于王老所说“处世虽惭违宅相，此身终半属湖州”。他是我的乡前辈，又缘于几年前他对我之信赖，我为他作《王世襄传》；可以说这两年多时间，我们常书雁往来，有时隔数天就能收到他的来信，且常是三四张，甚或七八张信函。他还特地为我们间的通信作了专门的编号，时复印各种有关他的生平资料与我。在他迪阳公寓那仿明代大桌旁，他还为此，专用一纸袋装为传记而用的函件，当今天我写此文时，重翻出先生所邮大大小小信封、各式的信纸，他工整的楷书，无不反映了先生做事的认真、细致、精到；又让我真正感受他对一个乡后辈之温馨。记得去年的4月8日，北京正是晴朗好天气，上午8时半，我与女儿张欣同访王世老。（因撰写《王世襄传》所需）当采访即将完时，我留了一本《吴藕汀册页画》于王老处，请他为我题诗一首。当他阅完这本文人画册页后，欣然同意。还笑眯眯地说：“藕老之画，比黄宾虹的画清雅！”

2008年中秋后，他特地从北京给我邮寄了由香港友人送他的干贝，还托人邮一个鸽哨，直接寄我在上海读博



张欣博士与王世襄先生合影（2008年4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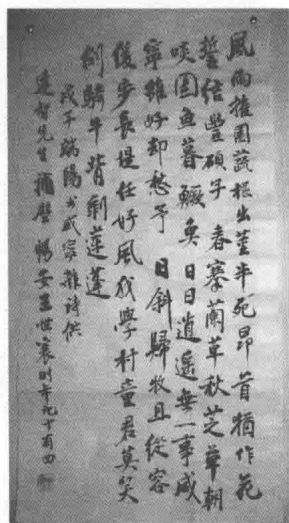
士的女儿，此情此景，事无巨细的关爱，那份纯真，已早超越令我感佩与崇敬的范畴。我总感到百废待兴中的他，正步入老年后，于沉寂里奋力一搏，成了无可奈何的“大器晚成者”。二十多年来，他超负荷地工作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而硕果累累。先生的敬业精神，真是我辈的学习楷模。但是，他不知老之将至，直至最后的五年里，他还是在追赶日月，在请不到可口述的秘书，在一眼昏花、一眼几乎失明之情况下，还在作搏击命运之神。一如当年赵朴初老所书“他对困厄的回答是战斗，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”。

三

王世襄，自小从一个宦宦家族中走出，又自小就受到江南富庶大家外祖家“四象八牛”金家的熏陶。母亲金章（号陶陶），湖州南浔人。画家。大舅金北楼，北方画坛领袖，二舅金东溪、四舅金西崖则是竹刻家，表兄金开藩、金勤伯也是画家，其艺术之源，来自于一门风雅的江南书香门第。尔后由于一贯的极左思潮的影响，王进襄为国追宝，反被视为盗贼，无端系牢狱，欲诉冤屈，又被打成右派，“五七”干校肺病重重，他却昂首抬头犹作花，唯有“苍天胡不仁，问天堪一哭！”他唯与夫人袁荃荃相濡以沫，终共订“自珍自爱”之唯一的出路，直到夕阳之际，终于用老迈生命之全部，拼搏于人生的“化泪为苦学”的求索之途；他有生之年，夫妇俩过着清寒朴素物质生活，而为后人留下一部部天书，这是王老仅有温暖他心灵、支撑他精神的烛火。他与老伴“歌成老妻喜，喜为道不孤”；胸怀忧患、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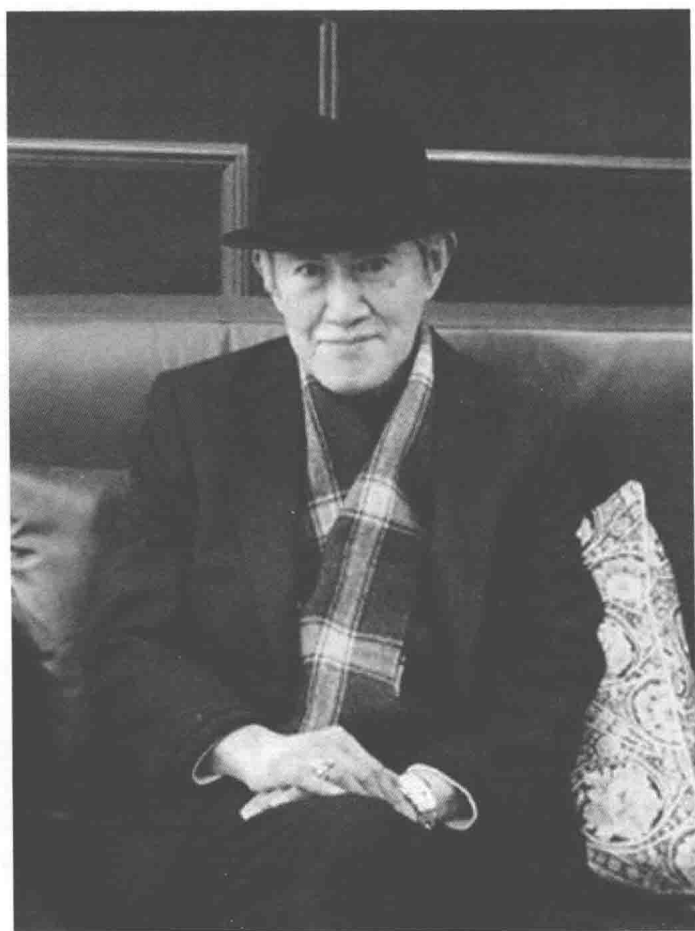
想深邃，挚爱中华民族已近失传的文化；邵燕祥先生所道出并呼吁：“王老厚积薄发，堪称渊博，而他所做学问，不知是否前无古人，看来是后无来者的。大自传世鼎彝，下至蟋蟀家具，研究起来自然别有眼光，非他人所能替代。王老淹通博物，固勿论矣，至其书法及诗词的造诣，似尚未有足够的重视，实应注意。”的确一如邵先生所言，他，用一双勤奋温暖的大手大自传世鼎彝，下至蟋蟀家具，为读者留下鸿篇巨制四十多部，他点燃了中国乃至世界、那么多人热爱的中国文化能步入世界之林的千年梦想；我相信，他的每一部大著永不过时，定会星汉灿烂地照彻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中国文化人的灵魂……他，就是写出了《髹饰录解说》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《明式家具研究》《北京鸽哨》《竹刻》《蟋蟀谱集成》《说葫芦》《锦灰堆》《明代鸽经清宫鸽谱》等等不胜枚举的文物大家——王世襄。今晚，当我写完此文，王老朴素的中式棉褂，壮实的中等身材，老农般但又雅正的文人气质，依然在我眼前晃动。作为乡后辈，我深深地追思与怀念您——让我再叫声“王老”！

“五十八年多祸患，苦中有乐更难忘。西山待我来归日，共赏朝霞与夕阳。”这便是你最后要交给世人的一颗最平静的心。



王世襄为作者书法一幅
(2008年冬)

木心 一个回归中国文化的智者



木心在乌镇（2007年冬）

木心走了，得之这个消息，还是女儿在QQ上告知的，我真有点不太相信，心中却在想：“难道他真离开了人世？”但于那一刻，坐在电脑前，对于传来这样突兀的噩耗，不禁为之黯然神伤。其实，最早得知木心患病住院，是在一次晚上阅网时的偶见，那博客上这样记载：“木心已住院，传闻在重症病房。”尔后又读到这样的讯息：“很想去乌镇看看木心，生怕打搅他。终究没有去成。现在木心终因心肺功能衰弱，处于弥留之际，住在重症病房。中医徐树民先生曾七八次被



木心在乌镇（摄于2007年）

请为木心把脉，最后一次是今年春节前后。”再观之，博客上还有徐医师为木心开的中医方药。读到这些消息，大多已在深夜，我据所开之方，大致遥想木心先生，正患老年性心肺虚弱病，症状险恶，他正受着肺衰咳喘、夜梦不断、心神不宁、阴虚低热的病魔煎熬。无数个不眠之夜，虽安静地躺在水乡医院里，可想见，现在他正一脚高一脚低的，似在山峦折摺的沟壑中，累得迈不开步子，只感四顾茫茫，在痛苦的病中，度着那日日夜夜。那样的深夜，谁也帮不了忙，我只能和他忠实的读者、亲朋好友们，怀有同一个祈愿：“希望他早日康复！并为他祈福！”木心，本名孙牧心，号牧心，1927年生于乌镇，早

年入由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后又转投艺术理念与之更契合的林风眠门下，入杭州国立艺专，继续学习中西绘画理论。在“文革”期间被捕入狱，囚禁十八个月，作品皆被烧毁。1982年，木心移居异国他乡的纽约。从此，兴趣渐转向写作，以艺术创作理念的笔触，写着散文、诗歌、小说；作品弥漫着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的古典韵致。真的，木心的作品，早引起我阅读的兴趣，艺术感与空间感的奇正变幻，读后总有无限的意象。其风格十分轻盈、玲珑、随意；笔尖随思维自然流转，感觉总有一幅幅的画面在你眼前流动，拂之不去；有时仿佛走在巴黎的苍穹下，却怀着一本古老的《诗经》；又仿佛是竹林七贤曾经流连的山水中，有人用小提琴正奏着莫扎特的一曲音乐。欧风美雨，汉唐明月，韶乐楚曲，竟如此水乳一般交融。诚如孙郁先生所评：“读木心，就是湍流的冲洗，那些僵死的湖泊是不能懂得奔淌者的快慰的。”

二

木心的散文和诗歌，追捧者多，小说反被冷落，但我却喜欢他的精致巧意却不乏哲思的短篇小说，惜只有《温莎墓园日记》一册小集，其寥寥十几篇，有些是微型小说，写着月淡如水的故事，没有冲突，没有煽情，充溢着一湾泓水，淡定如神，却写出了个灵动的世界，读来篇篇令人感叹、唏嘘。我想，也许只有如木心这般经历风雨人生，徜徉于中外艺术之上，却依然保有一颗浪漫、温润之心的人，才能用透彻而节制的笔调，写出了人生的无奈、情愫、重聚、别离与生死！迄今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木心著作二十多

种，包括《木心画集》。先于2006年1月推出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，附一册《关于木心》的白皮书，全文刊登了1986年对他作品的讨论。这书，现还插在我电脑旁的书架上，随手抽出此书，就见陈丹青在发布会上的话：“我写书，我出书，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，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。”这是其对亦师亦友——木心的一片至情。他称木心是“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”，“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”，还说，“他的文字有一种真正的母语的力量，非常精致，非常典雅，而且非常具有表现力。”如今，若回想2006年，散文集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出版之际，读者对作者，可谓一无所知，但这本看似完全不起眼的小书，却掀起了一股“木心热”，一时洛阳纸贵。木心的其他著作也纷纷得以问世，如《鱼丽之宴》《西班牙三棵树》《琼美卡随想录》《温莎墓园日记》《素履之往》《即兴判断》，直到近期的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《巴珑》《诗经演》等，每本都吸引了大批拥趸。木心先生，由陈丹青从纽约接回乌镇定居，那是“9·11”以后的事，记得我去拜访他时（通过桐乡熟人），是木心先生定居乌镇的第二年，因读了他的书，很想面对面聆听其教。也可以说，这是木心从海外回来的第一个春节。2007年春节后的暖冬，一个晴朗天的下午，我们至乌镇，木心先生正住在镇上一家名为“通安客栈”里，当时先生住二楼一个套间。当我们甫坐后，木心先生很客气，只见其投足举止，总透出儒雅且有一股欧化的味道，向你迎面袭来。他告我们说，现只是暂时借住旅店，自己的住房，当地政府正在装修布置中。我们问他从美国现

代大都市纽约，突回归这寂寞的水乡小镇，能住得惯吗？他却说：“这里很清静，我在国外已二十多年，多么需要这样的地方，来安享晚年！”我从木心特别闪亮的眼神中，真正体味到了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那种感觉。那日，已近晚霞的一缕阳光，正从木窗射进他坐的靠椅上，我们的谈话无拘无束，先生谈性很浓，也许那时接触他的人还少，不像日后若去拜访木心就难，要“从一扇边门进去，穿过走廊，从后门进厅堂”，还有男佣会对你说“不能拍照”等诸多规矩。那日，我们之间只是海阔天空，可以谈一切。谈他写的书，谈他的书画、闲章。而木心先生更是一位书蠹，对书特别敏感，文友绍平，跟他聊及自己的一方“谁非过客，书是主人”闲章时，木心马上建议他，应刻一枚椭圆形的闲章，内容就叫“书长寿”！足见他是多么爱书啊。我们带了一些木心出版的书，请他题签，他一口答应。而当我们谈及他哪册书特别令我们喜欢时，他就高兴地附上一句：“等一下我要送你们每人一本！”那样的时刻，倒使我们感到不好意思。但我发觉，木心先生少有客套寒暄，点上一支烟，总与来访者交谈文学艺术，不像有些作家见面签书了事。而他送你书，不急于签赠，聊到兴起处，竟可以忘却一切。

三

那日下午，时间过得特快，当大家还谈兴正浓时，已经是六点多了。于是我们请他一起共进晚餐，先生竟一口答应。当我们下楼时，木心不忘要我们每人的名字，以便给我们签书留念。那晚，木心先生吃得不多，一瓶绍兴六年陈的黄